

追忆

一床棉被

安如石

冬天晚上我盖的棉被，还是我结婚时奶奶给缝制的。如今40多年过去了，它陪伴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季，虽有些陈旧，但盖在身上依旧暖暖和和。

追忆往事，情绕心头。2000年，奶奶100岁时把这床旧棉被又重新缝制了一次。那天奶奶对我说，你结婚时的棉被已盖了20多年，你把它拆了洗一洗，棉花弹一弹，趁我现在还看得见干得动，再给你做一次。怕累着奶奶，起初我没同意，但经不起奶奶多次催促，执意要做，我只好遂奶奶的愿，把旧棉被拆了洗好，滚球的棉花弹好，让奶奶重新来做。

奶奶坐在床上，把棉花摊铺在被里上，轻轻地这儿摸摸那儿按按，凭手感，厚的地方揭下一点，薄的部位添上一点，她耐心细致地把棉花絮得均匀平整，再用纱网布覆盖住棉花便开始缝被。奶奶眼不花手不抖，自己穿针引线，戴上顶针，用指关节已变粗的手指紧紧捏住细长的钢针，弯腰弓背，飞针走线。

看着奶奶一针接一针有板有眼缝被的姿态，我情不自禁想起一些往事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们家也住在农村，距奶奶家有十多里。那时的农村冬天特别寒冷，我们家7口人，大人孩子过冬的棉袄棉裤都是奶奶给做的。每当冬季一过，父亲就用自行车把脱下的棉袄棉裤驮到奶奶家。奶奶不辞辛苦，拆了洗，洗了浆，千针万线给我们重新做好。就连我姥姥头上的单帽棉帽、脚上的布鞋棉鞋也出自奶奶灵巧的双手。

奶奶人缘好针线活也好，这在村里有口



王彦平 绘

皆碑。凡是和奶奶有过交往的人无不夸奖奶奶善良厚道爱帮人。左邻右舍谁家冬天要做棉袄棉裤，谁家儿子娶亲、闺女出嫁要做棉被棉褥子，凡是找上门的，奶奶从不拒绝，总是有求必应。有时白天忙不完，晚上灯下接着干。得到奶奶热心帮助的人过意不去，经常送些鸡蛋、鸭蛋或几瓶罐头几包点心以表谢意。奶奶又舍不得吃，每当求人给挑担水，拾捆草，便用这些好吃的回报人家。

那年我儿子出生，奶奶有了曾孙子，四世同堂，满脸喜悦，急忙要给曾孙子做小被小褥子。奶奶找出平时积攒的碎花布头，裁剪成方形或三角形，再依据各种色泽和不同花形，巧妙拼接缝成被面褥面，絮上棉花，穿针走线，一阵忙乎，色彩斑斓的小花被、小花褥子就做好了。

奶奶给我做被子的那天，我一直陪伴在奶奶的身旁。百岁高龄的奶奶做的被子，还是同原来一样，针眼细密，长短均匀，横竖成行，结实平整，而且手快，不到一天就做好了。

奶奶在2004年高寿104岁时仙逝，如今离我而去20年了，我还时常在梦中遇见奶奶。奶奶做的棉被盖在身上，满满的爱和温暖包围着我，仿佛奶奶并没有走远，就在我的身旁。

我小的时候，常常听养母说一句话：“俺孩就是娘的命！”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养母和我从城市回到农村。在一个初冬的早晨，养父找了一辆卡车，载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养母和5岁的我，还有一些家具，从太原出发，开往武乡县的一个叫芝麻角的小山村。村里有我的爷爷和奶奶，他们住在正房里，养父把我们娘俩安顿在西厢房。三天之后，养父回城上班了，留下养母和我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。

家乡的冬天很冷，养母病情加重了。她不停地咳嗽，腿肿得一摞一个坑儿。外面西北风可劲儿地刮，把窗户上的麻纸吹破了。养母让我搬了凳子，放在土炕上，又让我拿着锤子和半寸长的钉子，她说：“俺孩站到凳子上，把床单的两个角钉到窗户上面吧。”我照做了。可我没有力气，钉子没钉进去，反倒把自己的手背敲肿了。我无声地哭了，因为养父临走时交代过：“俺孩不要在妈妈面前大声哭。她的心脏受不得你的哭声，一定要听话啊！”“妈妈，我疼！”我低声说，养母摸着我的手也哭了。养母让我穿好棉袄，到上房去叫爷爷，爷爷拄着拐杖过来帮我们吧床单钉上了。

养母为了不给爷爷奶奶添麻烦，就不和爷爷奶奶一起吃饭。6岁的我就开始学着蒸窝头、擀面条、熬粥、腌咸菜。养母像严师，我学会了，她会搂着我夸句：“俺孩可聪明了！”要是做得不对，养母会用量衣尺子敲我的手，敲疼了，我不敢大声哭，就躺在地上不起来。养母没辙了，央求我：“小祖奶奶，快起来吧！快给妈去拿点儿煤糕回来，火乏了。”每次听养母这样说，我就借坡下驴，一阵风似的干活儿去了。

家乡吃水要从水窖里往上拔。养母和我两人都没多少力气，拔一桶水好费劲儿。一次和养母正拔着水，养母突然犯了心脏病，她一松手，我没防备，险些掉下井里不说，轱辘还倒转过来，把我的胳膊打出了血，疼得我眼泪刷刷的，好想大哭一通。可看到养母难受的样子，我顾不得自己这点儿伤了，赶忙从养母口袋里找到药喂给了她，这样的情景已经历过多次，我好像成了养母的贴身护士。是啊！我是养母的命，不得不坚强啊！

养母长得很美，但她没文化，没工作，身体又不好。每月从养父手里接过那几块钱的生活费，都会数半天，有时还会偷偷哭。养母常对我讲：“妈这辈子活得窝囊啊！伸手问别人要钱，真不是滋味儿。俺孩可不能像妈这样，你要读书，将来一定要有工作，要给妈争口气呀！”养母嘱咐我的这些话，对我影响很大。

我7岁那年的秋天，养父前妻的父亲去世了。养母是续弦，得去吊孝，但她生病去不了，便让我代她去。那天后晌，天下着雨，我一步一滑走到邻村去吊唁。在山路上摔倒好几次，满身滚得像泥猴，但怀里抱着的供品，却完好无损。当我站到逝者的灵柩前时，在场的人都感动了。管事的要留我吃晚饭，我没敢停留，因为天快黑了，我得回去。回的路上，我有些害怕，想快点儿走，腿却不听使唤，鞋子老掉，我干脆光脚走。想起老人们说山里有狼，我更害怕了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腿一软，跌倒在路旁的酸枣树下，双腿扎出了血点儿。周围黑洞洞的，我像只兔子似的玩儿命地跑。快到村口了，我看见有盏马灯在晃，定睛一看，是养母披着大衣站在风中，我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，喊了声：“妈妈！”便一头扑进了养母的怀里，放肆地大哭起来。“俺孩小小年纪承受的苦太多了，妈妈对不起你呀！”养母哭着说。我止住了哭声，紧紧地搂着妈妈，妈妈的怀里好温暖啊！

我15岁那年养母走了，从那以后，我常常自言自语一句话：“妈妈，我想您了！”

倾诉

我与养母相依为命

霍香锦

闲情

猫咪到家来

王悟生

孩子早就嚷嚷着要养猫，起初我和他妈都没同意。

后来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我们还是妥协了。于是，儿子花了我两千多元，兴高采烈地从宠物店抱回一只怯生生、让人心生怜爱的小毛团，一只白毛上覆盖着灰毛的“银渐层”。

把猫一抱回来，在起名字上我们就产生了分歧，孩子声称他对家猫拥有绝对的主权，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势力对其横加干涉，宣布家猫正式定名为“臭蛋儿”。孩子他妈说还是叫“宝蛋儿”的好。我对他们起的名都嗤之以鼻，他们起的一点文化内涵都没有，有辱斯文。

想想我们祖上可是诗书传家的世家，我爷爷是十里八乡很有名望的私塾先生，牛得很。我知道展示我学识的时候到了，得震他们一下。于是我启动了全部的文化细胞，斟酌之后声称起了个绝妙的好名字：“水猫”。我解释我们家的猫猫温柔似水，漂亮可爱，这个名儿从里到外都透着文化气儿，是个难得的佳名。没想到，儿子不爱听我解释，一句话就把我给噎回去了：叫什么水猫，跟叫“水货”有区别吗？

孩他妈更不耐烦了：麻不麻烦呀，什么水猫水货的，谁家的宠物不是把可爱表达出来

不就完了？怎么就那么费劲呢！

我知道话讲到这儿，谈不下去了。意见不统一，谈判没结果，于是各叫各的，反正家猫根本不介意叫它啥，叫它啥都喵喵呜呜地答应。

我们的家猫有一个很暖心的习惯，无论我们三人谁回来，它都要跳上桌子，等待着和它脸贴脸地蹭上一阵子。如果我们不够及时，它还会用爪子做个把你往回拉的动作，那期待的眼神和动作，快把人都融化了。

只是经常让我受刺激的是，孩他妈上班的时候，对我和亲生儿子从来不道别，唯独对家猫说：“宝贝儿，妈妈的亲宝蛋儿，妈妈要上班了，跟妈妈说再见……”

哎哟喂！那种酸倒牙的亲热，让我和儿子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另外，她擅自给猫当妈，从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也没有考虑她接受个四条腿的儿子，让我情何以堪？总之她那宠溺的样子，也让我对“猫奴”这两字有了更深的领悟。

有时我在想，她要是家猫的妈妈，我又是谁呢？我可不愿意当“四条腿”的爸。可她是猫妈，我能躲得了“猫爸”的尊称吗？想来想去，我终于明白了个现实，这不是愿意不愿意当的问题，而是铁定得当“猫爸”了。